

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插图本

机智的小马倌

颜一烟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作家简介

颜一烟，1912年生于北京，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。青年时代，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就读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毅然中断学业，回国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。1938年，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在抗大、鲁艺工作。1945年，在东北文工团任团委、编辑出版部部长、编剧、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在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室、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，曾任北影厂艺委会委员，1997年去世。

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创作领域广泛，涉及话剧剧本、电影剧本、小说、散文等，数量颇丰。代表作有电影剧本《中华女儿》（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）、长篇小说《盐丁儿》（获1988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1990年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）。本书（又名《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》）1980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。

★ ZHONGGUOERTONG
HONGSEJINGDIAN
中国儿童红色经典

机智的小马倌

颜一烟 著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智的小马倌 / 颜一烟著; 张茜绘.

—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9

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ISBN 978-7-5304-4273-9

I.机… II.①颜…②张… III.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7581 号

机智的小马倌 (中国儿童红色经典)

作 者: 颜一烟

插 图: 张 茜

责任编辑: 田晓昕

图文制作: 博雅思

责任印制: 张 良

出 版 人: 张敬德
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: 100035

电话传真: 0086-10-66161951(总编室)

0086-10-66113227(发行部)

0086-10-66161952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www.bkjpress.com

电子信箱: bjkjpress@163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26.7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4-4273-9/G · 8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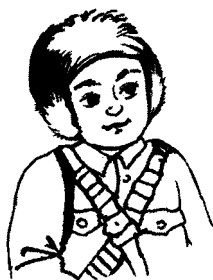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75.00 元(全套 5 本)



京科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京科版图书, 印装差错, 负责退换。

人物介绍



小马倌

姓江，八岁时没了爹妈，不堪地主的虐待逃进长白山，成了野孩子，后来被东北抗日联军所救，留在部队中养马，在指导员等人的培养下，渐渐成长为机智勇敢的小战士。

抗日联军队伍的指导员，对小马倌爱护有加，在他的耐心教育下，小马倌从我行我素，变得沉着理智，有了很强的纪律观念。



大皮靴叔叔



老炊事员爷爷

慈爱和善，非常疼爱小马倌，常带着他去山中给战士们寻找野物。

小马倌的班长，心直口快，作战勇敢，后来壮烈牺牲。



大个子班长

一

我们的小马倌，姓江，生长在东北农村，是雇农的儿子。他祖祖辈辈受大地主的残酷剥削，真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……这都不说。到了他爸爸妈妈那一辈，地主的剥削更残酷了，都说：扛活儿的“吃的是猪狗饭，受的是牛马苦”。其实呀，地主家的猪狗比扛活儿的吃的好得多，地主家的牛马比扛活儿的享福得多啊！猪狗还能吃得着粮食，牛马病了，地主还着急地请兽医来给治；可是，扛活儿的呢？一年到头，吃糠咽菜，累病了甭说地主给治，跟他支几个工钱自己去买点药都不行呀！

可是，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过不长！

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抓“劳工”。地主、狗腿子、汉奸们一核计，就把江大爷送去当“劳工”了。

江大娘哭着叫着，死拉住不放，一个日本鬼子骂了声“八格牙路！”一脚就把江大娘踢出去老远。

地主哈哈地笑着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们说：“哭什么呀？上鹤立岗背煤，给你们挣金子回来，那还不好呀！”



机智的小马倌

鬼子汉奸们连打带骂，赶着那些“劳工”们出发了。

我们的小马倌，那时候才只有八岁，他也哭着喊着不叫鬼子把爸爸拉走。可是，他的哭叫又顶什么用呢？……他一直跟着爸爸出了村。

爸爸说：“好孩子！别哭！鬼子是兔子的尾巴，长不了！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！告诉她别难受！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！”

直看着鬼子们押着爸爸走得没影了，他才回到村子里来。可是，一走进自己的小马架，他就怔住了！

在又低又暗的小马架里，妈妈躺在炕上，刘大婶坐在旁边，低着头直擦眼泪。

他一下子就扑了过去，趴到妈妈身上，急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大婶说：“妈妈叫鬼子给踢坏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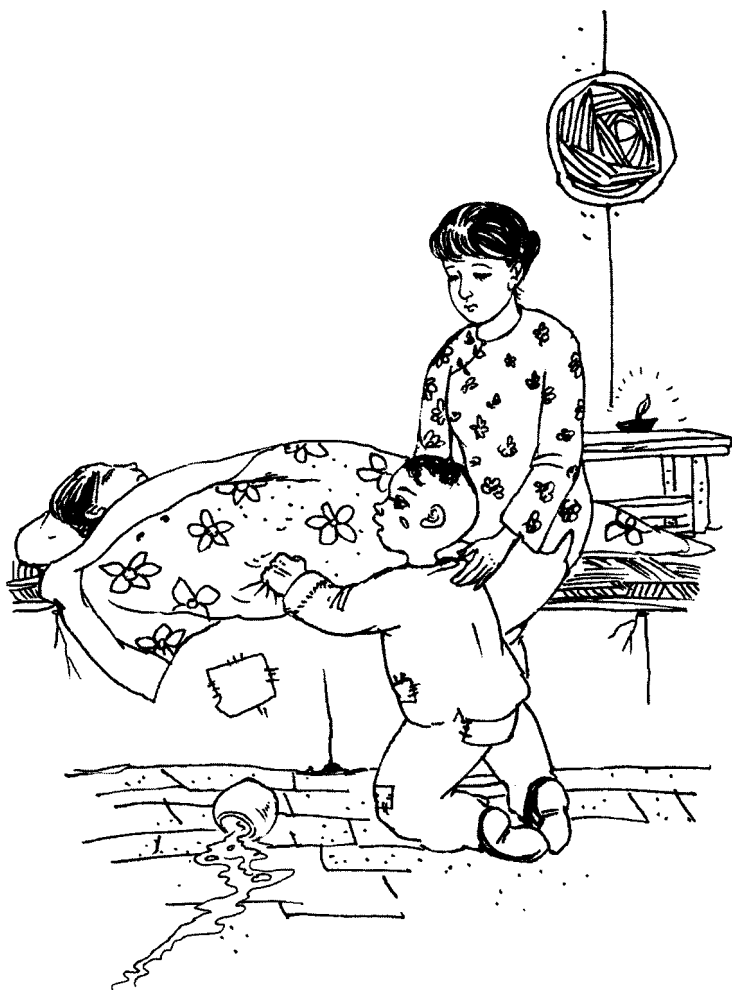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妈妈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他，半天，半天，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好孩子！报仇！……”眼睛闭上了，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

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身上，他想着爸爸，想着妈妈，嘴里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两个字：“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……”

……

为了小马倌的名字，以前这两位老人商量过不止一回，爸爸说：“一定给孩子起个大富大贵的学名，穷死累死也得供





机智的小马倌

孩子念书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也给老江家改换改换门庭啊！”妈妈说：“得起个大吉大庆的学名，不求中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，但求吃口舒心饭，不讨这下眼食啊！”可是，爸爸妈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“学名”商量好啊！就……

我们的小马倌，就是这样，连个“学名”都没有，村子里，大人小孩就都管他叫“小江”。

比豺狼还狠的地主，连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，还要在小江的身上榨油哩！

地主把小江叫了去，拿着厚厚的一本账簿，指着一个地方向小江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！——父债子还，拿来吧！”

小江不认识字，可是，他光知道地主欠爸爸的工钱，多会儿也没听爸爸说过欠地主的钱呀！就摇摇头说：“我没钱！”

地主说：“那你就以身抵债，到我家当长工来吧！”

八岁的小江，刚识数，刚能数过来猪的数目，赶出多少头猪，能如数赶回来，就当上了“猪倌”——给地主家放猪去了；刚能记路，钻进了那九道岭十道弯的山林里刚能对付着回来，又当上了“羊倌”——爬山越岭地给地主家放羊去了；他长得刚高过地主家那匹大洋马的肚子，就又当上了“马倌”——满山遍野地跑着给地主家放马去了！

长白山上的雪，长年也没有个化；小江那件丝挂丝、缕挂缕的衣裳，长年也没有离过他的身；他那个小肚子呀，长年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！

有时候，村子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，也想帮帮他的忙，给

他点什么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村子里的好心人也都是穷人呀！自己一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哩，哪儿还给得了别人什么呢？我们的小江——这个没爹没妈的八岁小娃娃，能够活下去，主要就是靠“山”。

能咬得动的，生着吃；能煮得烂的，煮熟了吃——山里能吃的东西，小江差不多都尝遍了。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，什么季节能有什么吃的，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不但吃树上长的，地里结的，他还能吃山上跑的哩！

他能拿木棒子打野兔，拿马尾儿套山鸡，他能从洞里掏黄皮子的小崽儿，到后来，他还学会了拿烟熏刺儿猪哩！

吃活物可比吃死物难多了，小江这些个本事，学得可是真不易啊！

有一天，小江又在山上放羊，羊满山跑着找草吃，他也满山跑着找野物吃。跑着、找着，又遇见狼了。在山里遇见狼，可不是一回了，每回他都是大声吼着，敲打着，有进山打猎的、采药的，或是别的羊倌听见了，也都赶过来帮着一块喊，人多势众，狼也就吓跑了。可是，这一天，小江喊了半天，除了山上的回音，没有一个应声的，这会儿山里再没别人了。

狼追上了一只羊，下嘴就咬。小江一看，自己心爱的羊要叫狼吃了，急的什么也不顾了，举着根大木棍子追过去就打，狼叼着羊脖子拖着就跑，小江紧紧地追，从狼嘴里往外抢羊，狼狠狠地向小江扑去，小江连忙蹿开，可是已经叫狼那一爪子，把他的破衣裳连肉给撕下了一大块，鲜血直往外流。他也



机智的小马倌

顾不了这些，这时候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怎么也不能叫狼把羊吃了啊！他知道狼最怕打腿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给它来了个扫脚棍。那只狼嗷嗷叫着，吊着一条腿，三只脚一蹶一蹦地跑了。

小江赶紧抱起了那只羊，一看，伤得不算厉害，就是脖子上叫狼咬了几个小窟窿，他从被狼咬破了的袖子上撕下了一条布，给它裹了裹，然后抱着它坐在地上，看着跑远了狼的后影，跟羊说：“咱要是有把刀，或是有支枪，该有多好啊！那咱俩就都受不了伤，还一定能把它打死！狼可比兔子大多了，一只狼的肉，能吃好几天哩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他可真累坏了！多么想在这块地方饱饱地吃一顿，香香地睡一觉啊！可是，天快黑了，他得快点把羊赶回去了。他怕那只伤羊再累坏了，就抱着它走；可是自己胳膊也受了伤，实在抱不动，就又放下来，背着它……

好容易，好容易，一只不少，把羊都赶回来了。

黑心的地主，一见有只羊受了伤，立刻就急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小江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，直打到都快断气儿了，别的长工给说着情，才算把他给放下来，还怒冲冲地说：“再罚一年工钱，赔羊！”

小江躺在马棚里，越想越憋气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阵：“妈拉巴子的！你这黑心的地主，比狼还狠！……我为了你的羊跟狼拼命，狼没咬死我，你倒差点把我给打死！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！老子干吗给你卖命！”骂了一阵之后，他想站起来就

走，谁想，打得太厉害了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！

还是穷人帮穷人，别的长工们，这个抽空给他送点水，那个偷偷给他送口饭，他跟一个长工大叔说：“我宁可在山里跟狼打一辈子交道，再也不在这儿受他地主的气了！”这个长工大叔当他是说气话，没在意。谁知，他的伤才好了一点，刚能站起来走动，就真跑了！



机智的小马倌

二

有一天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大队，打完了鬼子，满载着胜利品进山了。

这山，好像自从下雪以来从没有人走过。地上厚厚地铺着一层白毯子，有的地方叫山林里的野兽，像绣花似的在这白毯子上给绣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朵。

山道越走越窄，队伍成单行，顺序前进着。前头的给踩了道，后头的踩着前头的脚窝子走，尽后头的同志们，就拿些个树枝树叶子的什么的，把所有的脚窝子都给消灭了。

大队走进了深山密林。

忽然，前头踩道的同志发现：雪上的脚窝子特别乱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又发现：在一些普通鸟兽的脚印里，还夹杂着一一种特别的脚印。是猴子的吗？普通猴子的没这么大，样子也不完全像；说是人的吧？可又不大，也就五六寸长，样子倒是有点儿像人的脚印。可是有什么人能够光着脚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到处跑呢？而且还这么小？照这脚印的尺寸看，要真是人的，那这人顶多也就是十岁左右！十岁的孩子能一个人在这样

的深山密林里跑？难道说是有什么怪物的？同志们一路猜测着，好奇地顺着这奇怪脚印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到了一棵大松树底下，那奇怪的脚印忽然断了。在队伍的前头走着的一个大个子，是第五班的班长，他看那脚印在树底下断了，就抬头往树上看了看——这是棵老松树，足有两围粗，针似的绿叶子，一层一层密密实实地把天都遮严了，看着那上头黑糊糊的有个东西，可看不清是什么。——正观察着哩，忽然，大雪花像倒了个面口袋似的，蒙头盖脸地洒了下来，把他的眼睛都给迷住了。他赶忙往下扑拉脸上的雪，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忽地一下子，像猴子似的一个东西，从这棵树蹿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

同志们都以为是个猿猴类的野兽，就说打下来瞧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大个子班长举起枪来就朝那棵树上瞄准。可是，瞄准了刚要扳枪机，忽地飞来了一个石头子儿，不歪不偏，正正打在他的手腕子上。大个子班长疼得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手里那杆枪，差点儿掉在地上。他气得骂了一声，又举起枪来，刚要再瞄准，只见磁楞一下子，那个像猴子似的的东西，又蹿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大个子端着枪又要朝那棵树上瞄准，猛然觉得头上又有个什么东西飞来，赶忙一低头，他的军帽就叫一块小石头给打下去了。

“好枪法啊！——别伤着他！”指导员一边夸奖着，一边就急忙挡住了大个子班长，然后又向几个同志悄悄说了几句



机智的小马倌

什么。

一霎时，噌、噌、噌、噌，转圈儿的几棵树上全部上去了人，正正地把小东西待的那棵树，给围在了正当间儿。

指导员站在底下朝树上高声喊：“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，我们是专打日本鬼子，不打好人的！你要是个好人，就赶快下来吧！”等了一会儿，上边那个东西，不出声也不动。他又喊：“你要是人，就答应一声呀！别害怕！我们决不伤害你呀！”又等了半天，上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指导员朝大个子班长努努嘴，大个子班长把大枪往身上一背，噌噌就往当间儿的那棵树上爬。

上头那个小东西，一看有人上了树，就又要往旁边的树上蹿，可是周围树上全有人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拼命朝上爬，爬得那个快呀，真可以说是像猴子那么灵，可是，没有猴子那么轻呀，上头的树枝子禁不住了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大树枝子劈下来了，那个小东西想窜开已经来不及了，骑着那个树枝子，悠悠晃晃地掉下来。树底下的同志们一看，赶忙奔过去抱住了他……

原来，这个小东西，不是猴子，更不是什么怪物，却是小江。

小江自从地主家跑出来之后，就一直在大山林里像个猴子那样地生活着。渴了吃几把雪，饿了找点野食；遇见了野兽，打得过的，就弄死吃了它；打不过的就跑——就这么着，小江被逼着练会了一身本事：翻山越岭如走平地，几丈高的大树，玩儿似的就能蹿上去；这回，是心慌了，没注意那树枝子粗细，

能不能经得住他，这才掉下来，叫人家给逮住了！

同志们一看：原来是个小孩儿，看样子顶多十岁出头，又瘦又小，身上横七竖八地缠了一些杂样的兽皮，怀里揣满了石子，脸上乌漆麻黑的，就是两只大眼睛闪着锃明锃亮的光辉。大家都挺奇怪：这么个小孩子，怎么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山林里跑？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……

同志们端详着小江，小江可也正在端详着这支队伍哩！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里暗暗琢磨着：“这可是些什么人呢？说是当兵的吧，可又有不少穿着老百姓衣裳的；说是老百姓呢？可又都拿着枪——拿枪的还不是兵？对，拿枪的就是兵，那么，是什么兵呢？当然不是鬼子兵，可也不像走狗汉奸队，要是走狗汉奸队，早就打上人了！——管他什么队，反正当兵吃粮的没好人，得提防着点儿……”

他心里正琢磨着哩，忽然，一个人走到他跟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挺和气地问他：“小弟弟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野林里啊？”

小江一看这个说话的人：有三十多岁，个子挺魁梧，浓眉大眼，没说话先笑；穿一身旧军装，上头补着好几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；脚上穿一双大皮靴，特别招眼，靴统长到他的膝盖盖，上头贼光贼亮的，底下可糊着一层泥，鞋后跟上还钉着锃亮的一个洋铁箍，小江知道：那是为了踢马的——这是鬼子官穿的大皮靴啊！看着、看着，他仿佛看见了：这双大皮靴铿锵铿锵在雪地上踩着，连踢带打把爸爸押走了！……这双大皮靴